



10424

遜志齋集卷之十八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重刊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權備南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湖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題跋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詳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為憾董文清公槐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栢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

卷之十八

乙

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為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為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為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之君子爾世之嘒嘒然黨所聞

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畧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爲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歟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謹記

書漢三王策文後

卷之十八

二

武帝朝立三子爲王策命之文深淳溫雅卓然可述雖三代訓誥無以過而諸王或以天死或以惡終無一人能保其位何邪先王之爲治自心而身而推之家國天下行之也有其本事不違乎道言不爽乎行脩之者有其常是以有所不言言而人必從有所不爲爲而天必應武帝窮侈極欲以處其身而嚴刑重斂以困天下其本固已悖矣乃欲以仁義訓其子而望其久存豈人情與天道哉故以言語爲教者不若躬行之懿也以制度立國者不若道德之久也

題神異經

東方朔在武帝時諫諍似汲黯文辭似司馬相如肆志輕世曠然有麾斥八極之意去公孫弘輩甚遠特以好爲詼諧無實之談故爲君子所薄而後之麗辭恠說多推而歸之士之持身擇術可不慎乎今所傳神異經誕淺不足辯以朔好恠也人或疑其本於朔然嘗稱淮南子書而文又陋野其非朔著決也其間有竊竒獸事言逢忠信之人則齧而食之逢奸邪則擒禽獸而飼之似有激於志失正者而言之嗚呼世之可恠者獨竊竒也哉

題受禪碑後

卷之十八

三

曹氏父子以禪讓文篡竊其事蹟穢矣當時羣臣侈爲替譽以爲舜禹復生著諸金石誇耀來世若誠有足稱者豈以一己之故苟汙無耻而不自知其惡與將逼於亂賊之威虐雖有君子亦莫能自正而從之與然漢之將亡其漸暴于天下久矣豪傑之士度不能臣曹氏宜若管幼安之踰海潔身以避之不能決去低徊眷顧於利祿勇不足以死節智不足以撥亂包羞取容競爲諂諛以全身斯爲小人矣若當時羣臣是也賢士君子者國之本也舉國無一人焉其國安恃而不亡乎此碑所著皆曹氏所謂佐命勳臣而

實賊漢者也用賊人之國者以立其國國未立而賊與國將繼之矣僅一傳世弱子堅孫爲司馬氏所陵劫禪者猶未死而受禪之舜固已先亡以此得者必以此失固可爲千古之戒而其贊譽誇耀之虛辭適足取嘲笑於後世耳果何益於敗亡哉

題王右軍遊目帖

余在京師數見右軍墨蹟率皆窘束羞澁類鉤摹而成者决知其非真也今觀此帖寓森嚴於縱逸蓄圓勁於蹈動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驚歎自失世之臨者雖積筆成山吾知其不能到非右軍誰足以與此哉或以紙筆未故爲疑祕閣有唐初誥文紙色如新則此帖之尚完不足怪也浦江鄭君仲辨最博雅善書亦謂爲右軍真蹟無疑相與熟玩久之因識其後

題觀鵝圖

善用物者天下無遺物夫苟無遺物則凡飛走動息之類接乎耳目者悠然會乎心皆足以助吾天機孰非可用者乎世稱王逸少愛鵝鵝何足深愛逸少固有以取之爾事物之變天地之蹟陰陽鬼神之蘊與心之所得寫之於書其所取者豈特一端哉盈兩間

者皆逸少之書法也。鵝蓋其一物而已。觀錢舜舉之  
畫風流闊遠之趣，猶溢於目中。此豈易與世俗言耶。

題蕭翼賺蘭亭圖

唐史稱侍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  
德政文章，何爲因斯言而觀其用心？豈欲以區區翰  
墨傳世者哉？而於蘭亭一紙之微，乃設詐謀，命蕭翼  
賺取於辨才，溺於嗜好之篤，顧與中主無異。何其惑  
也。然以人主之尊，不以威迫勢取，而委曲求之於一  
老僧，其用心亦厚矣。玩之沒身，納諸陵寢，石函鉄匣，  
錮於山陵之下，其藏護亦固矣。而數百年之後，不免  
爲有力者所發，則夫世之縱意非可欲取之不遺餘  
力，而謂可以守而不失者，豈非大惑也哉？此可見爲  
天下所同欲之物，苟非其所宜，有雖人主不能長守，  
惟不溺於物者，乃能不爲物所累。圖之工，否不足論。  
而斯理觀者所宜識也。圖今蓄於蕭君彥祥，彥  
祥好學之士，其尚以是觀之。十七年二月六日書。

書蘭亭墨本後

學書家視蘭亭，猶學道者之於語孟。羲獻餘書，非不  
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衆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動  
容周旋中禮者，非勉強求工者所及也。此卷劉會孟

諸公鑒定以爲定武舊本初見未覺其妙久玩之令人有悟入處真可寶也哉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冊墨蹟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蕭洒醜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于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冊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爲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于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此書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蘊也

題韓幹馬圖

右五馬圖宋時嘗入內府蘇子美趙德麟題識以爲韓幹真跡近藏臨海錢氏兵亂馬失其二而題識猶存錢君克邦重裝褫之恐後人不知其故也俾著其語幹於斯藝可謂精矣而杜甫以畫肉少之世以爲名言余謂觀畫之法山川草木當求其精善所聚不必計其巨細踈密鳥獸虫魚當求其意態性情於筆墨之外不必較其肥瘠大小推而至於文章之繁簡

字畫之重輕莫不皆然甫論字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未足爲通論也覽此圖者尚以斯言求之

書黃鶴樓卷後

竒偉絕特之觀固無與於人事然於其廢興可以知時之治亂焉夫黃鶴樓以壯麗稱江湖間當天下盛時舟車旌蓋之來遊者鐘鼓肆管絃燕會于其上者踵相接也元末諸侯之相持武昌莽爲盜區屠傷殺戮至于鷄犬求尺木寸垣於頽城敗壘間而不可得於是天下之亂極矣及乎真人既一海內建親王鎮

卷之十八

七

楚以其地爲國都旌頭厲車往來乎其土者四時不絕盛世之美始將稍稍復觀余恨不獲見之而是貌其狀甚悉雲濤烟樹咫尺千里夏口漢陽蒼蒼如日睽展卷而卧閱之恍然如乘扁舟出入洞庭彭蠡之上而與李白崔顥輩同遊也今四方日就治平而江湖尤予所願遊者他日苟或一登爲之賦詠以追蹤於古之作者或者其始諸此乎

題顏魯公書放生池石刻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



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爲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喻也

題宋孝宗題橙花詩後

人之文辭翰墨非極精妙不能傳乎後世惟帝王及有道之士雖未盡美人亦好而傳之然爲天下所尊仰而不敢褻玩者恒在乎德而不在于位陳叔寶隋煬帝之詩宋徽宗之書與畫蓋有見而咄笑其所爲者矣其美而可傳也且若此况其不工者乎故欲圖來世之傳者雖人主之尊亦觀其德而已予嘗論宋之諸帝仁宗法不足而厚有餘孝宗才不逮而志甚銳昔見仁宗飛白數大字慨然想見其時此詩乃孝宗題馬璘畫橙花之作其書法方之祖父不及多矣然使人望而敬之忘其爲區區小詩詩疑當作技豈非以其志烈之足慕哉

題米氏山水圖後

自古極盛之世天下之間和同無間粹英秀傑之氣充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迺見父子兄弟俱以所長稱于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爲尤其相業功烈則呂氏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

氏孔氏劉氏其他至不可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盡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固人之國家必生才以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輝此圖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闔闔有排幹元氣之勢實可與古作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當人物凋謝之餘洞視今昔慨歎久之

題朱子手帖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

卷之十八

九

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于天下蓋時與事錯迕雖聖賢莫能達其躬及其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臭腐漸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絃沈繼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寘之於死地西山營道之竄公亦受僞學之目奪官褫秩遂屏從遊之士由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於權姦以爲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推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鬼之流以

擠排汗鱗爲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之物目憎而氣奪莫不欲戮既死之遺篋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爲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窟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惓惓欲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以救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尚有所感悟以爲君子之歸也夫

題趙子昂千文字帖

宋之季年書學掃地蕩盡而詩尤壞爛不可收拾趙文敏公生其時而能脫去陋習上師古人遂卓然以

卷之十一

十

二者名家正書尤爲當世所貴重此卷千文洪武初鬻金陵市中而金華宋公仲珩稱爲公中年得意書故刑部主事葉公夷仲因購而藏于家公之弟惠仲父預脩先朝寶錄出以見示於是歎文敏公之學古舍人之精識刑部之好竒皆不可得也

題靈隱寺碑後

天地間至堅固者莫如金玉木石脆薄者莫如簡筆縑紙礪石攻木範金坏土以成室其成也難其傳也宜其可久操筆書紙率然而成文非假金石以刻之宜其易毀滅也然而世之爲堅固之具者常托其傳

於易致之物則豈不以其所托之人爲足恃耶錢塘  
佛寺取鉅麗者曰靈隱當元皇慶壬子嘗改而新作  
之距今洪武癸酉僅越八十二春秋求其一椽一瓦  
皆已毀燎無遺而金華石塘胡公及吳興趙文敏公  
所撰而書之文述寺之創始與其山水之勝棟宇之  
麗僅盈尺之紙耳誦而觀之當時之事猶儼乎如在  
則夫天下之可恃以求久者果安屬哉亦可以慨然  
而有感矣石塘在元位最不顯而行最篤文最竒趙  
公名重宦高每得其文必欣然爲之書於是又可見  
苟有足恃固不以外物爲重輕而二公之過乎人必  
有出乎文辭翰墨之外者而世之尊二公者方拘拘  
然求之於此而不知求之於彼不亦重可感夫翰林  
脩撰練君子寧以此卷示余子寧多學而甚文必以  
余言爲然

卷之十八

十一

題桐廬二孫先生墓文後

子嘗論正統以爲有天下而不可爲正統者三墓臣  
女主夷狄也寡臣女主之不得與於正統古已有之  
惟夷狄之全有四海創見于近世故學者多疑焉蓋  
蔽于聞見而不暇遐思遠覽胡怪乎其未之識也宋  
德祐景炎之後縉紳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麻終

其身或慟哭荒江斷壟間如失考妣而不復有榮達之願者多有之及其世久俗變然後競出而願立其朝蓋宋之遺澤既盡而然也若桐廬二孫公兄弟繁峯公之抗志不汙求心公之不屑仕造何其凜然可尚也哉富貴之過於貧賤也遠矣使義可以處之無愧二公奚爲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乎蓋必有甚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嗚呼斯理也見于孔子之易春秋者詳矣學者不深考至於棄君背父陷于夷狄而不自知道之不明其禍如是其烈也可畏也夫世有知二公之心者其知予正統之論也夫表繁峯之墓者黃文獻公爲求心公墓碣者文獻門人王君子充其事已備故弗論姑識予所感云繁峯諱童發字君文求心諱辰龍字

題元諸儒帖

昔時諸君子學術皆有承傳雖字畫之微亦皆得其意趣故所言多閑遠逸麗非若今人縱手妄作也夫昔人於不急之事猶致其精况所當先者乎今人於易爲者猶不講况難爲者乎有志者於此可以慨然矣吾友俞子嚴有志之士也以數帖見示故以所慨者告之

題賜宋懌顏魯公多寶塔碑後

文辭翰墨於儒者爲餘事然非天分之高學力之積不能造其極兼乎兩美者固難其人而父子相承能擅其工者世亦不可多見也 國朝之初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公以文辭發道德之奧而介于中書舍人仲珩善書最當時凡海內求文於公者必謁仲珩書之薦紳以爲美談不幸仲珩亡公亦相繼即世十餘年來士之欲昭幽行而紀偉績者無所於歸仲珩之子懌奉母居蜀思紹父學殿下至國聞而閔之以爲名臣之子孫也時賜粟帛賜其家撫勞教育者甚至

卷之十八

十三

由是懌得專於學其書益工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殿下講學于齋宮左長史臣南賓侍坐臣孝孺亦預在席有 教曰宋懌書法可嘉其以顏魯公多寶塔碑賜之仍手書賜宋懌三字於篇首臣既持以付懌且告之曰士爲衆人之子孫也易而爲名人之子孫也難蓋以德業隆厚非厲志篤學則不易紹乎前美也今殿下仰思前正而施恩於懌可謂盛矣 釋尚日莘莘因藝以進乎學因學以進乎道以紹父祖之聲猷以報殿下之寵望則善爲人臣子矣孝孺嘗受學于潛溪公固不敢不勉以辱公門而所望於

憚者非止能書而已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憚也其可忽諸

題賜王訓導詩後

翰林待制金華王公奉詔脩元史文辭爲史官最及使南夷一死爲羣臣最有子紳能傳其業家學之美又最當時宜乎殿下賜詩嘉獎之也唐甄濟不仕祿山以死其子逢能見知方州大臣白其事于朝且請韓退之爲立傳君子稱之待制公文章節義不愧於濟而紳受知賢王深被禮遇又非逢可比父子名績其有不傳也哉後之執筆紀事者當於賜詩有徵焉不待退之之書而後著也

卷之十八

題醫說後

管輅之言曰善易者不言易輅之治易其淺深不可知然斯言則晉之清談皆不及也君子之學自得而已果有所得則天下之物皆足爲吾用於心無得焉則所習而孰者雜然陳吾前方爲所累之不暇於吾何補哉太史公爲蔣君作醫說累數百言而無片辭出醫書可謂知道者之言也吾與蔣君論辨甚久蔣君未嘗以術其術而人多以善醫稱之其殆管輅之

類耶

題太史公手帖

某年二十時獲見先生于翰林遂受業于門及先生  
致事還金華侍左右者數年每蒙獎與以爲易教所  
以陶冶鞭策之者甚至此帖乃庚申歲謫蜀將辭京  
師時所發詞意重厚拳拳以古賢哲之事見勉若誠  
以爲可望者嗚呼

題楊先生墓銘後

太史潛溪先生以雄文厚德師表當世禮接天下士  
如恐不及而所敬愛推服者不數人若白鹿子楊公  
本初尤與太史公友善而以爲不可多得者也白鹿

卷之七

五

子貌清而神峻言厲而志端於人無貴賤富貧德有  
可尊則敬之否則不忍正目視莊辭確論不肯者惴  
慄焉是以鄉閭之民不畏郡縣之管辱而畏白鹿子  
之公議人或欲薦之仕不應強以酒食非其人輒辭  
布衣韋帶處乎林泉而聲聞于遠邇蓋有東漢諸君  
子之風焉白鹿子生於元元之習俗陋矣以學士君  
子自名者僕僕塵埃車馬間求利達徽聲與惟恐弗  
得而白鹿子獨能操志篤行不涅乎世之垢汙古所  
謂介士幽人拔流俗者其白鹿子之謂邪孝孺年二  
十餘遊太史公門獲聆白鹿子言論固已竦然敬之



今十有五年太史公既即世而白鹿子亦亡於是百年之遺老盡矣其孫友以鄭太常所爲墓銘見示歎士習之日變悲老成之靡存爲之於邑者久之

題太素子墓銘後

昔昌黎韓子之銘盧處士歐陽子之銘薛直孺皆其妻之兄弟知之深望之厚而哀其歿故其辭反覆於天人之際爲最深今戴先生於太素子趙君猶二公之於盧薛也是以其辭信而詳其事微而可傳而太素子之卓行因得著明於世古今人夫豈果相遠哉吾昔遊金華聞太素子之風高其爲人而今已矣浙水東固多奇士求若人之似於山海之間其尚可得邪惜夫

題礪硿子墓碣後

士不以得位而後貴也居位而不能行道祇所以累乎位善推其所爲於人雖未嘗有位孰得而賤之乎故因位而著勲業者易不假乎位而德及於人非有志者不能也吾觀太史公礪硿子墓碣礪硿子鄉里一布衣耳凶歲能活數百家遭亂能衛其鄉人於難此其及物者厚矣何必有位哉公之言曰有積無虧惟後之番礪硿子二子皆才而顯且方以儒術進用

於世吾將於是徵天道焉

題濟寧張氏墓銘後

當中原文獻盛時薦紳大儒彬彬多齊魯之士道德  
言論既足師表一時而餘風所漸雖閭巷之人皆敦  
篤忠厚慕尚文學非他郡可及兵興以來師喪道微  
漠然無復存者余先君貞惠先生昔爲魯守嘗思有  
以化之迎禮師儒擇子弟之重厚知禮者使就學焉  
于時洙泗之間幾爲之一變自先君去官今八九年  
魯士之出爲世用者往往有之大率皆當時之秀而  
張君盟其一也盟以才受薦佐大郡甚有名稱惜其

父處士生不顯于時思發其遺德以傳後世乃求銘  
于聞人以識其塋余遇諸京師爲之歎息流俗之壞  
也久矣親沒不圖所以傳之而惟祈福於異教所費  
不可勝計而卒無絲毫之益盟獨能以章著先行爲  
急豈非知所輕重者哉余久不至魯由盟觀之其俗  
蓋將盡變矣復異時之盛安知不始諸此乎盟幸以  
告我余尚能爲魯人書之

題胡仲申先生撰韓復陽墓銘後

爵位所以取尊於當世而非取信後世之具也達官  
顯人苟無足傳則聲與身泯隱約之士道術文學誠

過乎人人其居雖困而其所有昭乎若日月之揭夫孰能掩之世俗不之察託傳世之任者不於其道而於其位親沒而圖銘墓之文往往於位號華顯者求之甚者或假辭於文而寓名於公卿豈知古之傳世者固不以祿位而重哉其陋也甚矣金華胡翰先生異時嘗以一布衣入史館出爲衢府教授退處田里以終士之貧困無出其上者然其操履高介文章雅馴當世之士多自謂不能及之先生既不妄稱譽而世俗亦鮮知其文故四方得其文者爲最寡吳郡韓君奕示余以先生所作先府君墓銘盛有所推許於知愛先生之文可知奕之異乎衆人於先生亟與之言可信其先君果奇士也余年二十一見先生於金華先生不余賤待以國士與語連日夜不休今亡矣思重見而弗可得讀其文如接其聲容因書卷末以授韓氏使世俗知韓氏之求先生之不拒皆古道也

跋劉府君墓碣後

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爲韓退之所推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賓莫能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爲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佛然有不滿之

色是豈特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弊也久矣吾友劉君剛養浩請銘其父處士之墓於太史公公爲之銘辭約義該得退之意蓋欲矯積弊而復諸古也養浩學古而攻其辭故公以古道處之由是而來處士之爲人其亦古之所謂善士夫

題會稽張處士墓銘後

外爵祿而貴富者君子也待爵祿而貴富者恒人也備萬物于一身天下之物孰加焉友聖賢于千載天下之貴孰並焉不有得於此而顧有慕乎彼則其所慕者庸知非君子之所耻也耶孔子賤千乘之齊侯

卷之六

九

而取首陽之餓士曾西薄志得位尊之管仲而畏仲由世俗之所謂富貴貧賤豈足論有道之君子哉嗚之珥芝里有處士曰張公理字克讓生于世者七十六年而不階一命不資斗祿以布衣終田里然和易純正之德見推于鄉閭雋拔清遠之文尚友于古人寓至富於窮約之中存至貴於卑賤之表有子五人既沒而叔子思齊爲陝西左叅政少子遜亦以通儒術薦爲 紀善諸孫勝衣冠者多至二十二人世皆曰處士富貴人也身不待乎富貴是以澤及乎後昆張氏之富貴其亦異於恒人遠矣蓋道德有餘而天

之報有不至者後世必蒙其福然則張氏之孫曾欲保先澤于悠久者可不以處士言行爲法乎叅政公名可家以字行繇觀察使拜今官學行政事君子以爲不愧其先人云

題溪漁子傳後

今之爲士者不患其無才而患其無氣不患其無氣而患其不知道道譬之源也氣譬之水也才譬之能載也蓋有無其源而不能爲水者矣未有水既盈而不載者也是以君子不敢強用其才而務養氣終身由乎禮義之途使內不愧於天外不挫于人充溢盛大

卷之六

十

大無施而不可舉而建事立功則天下豈有難爲者乎後世學者不知出此用其驟盛易衰之氣而無所養當其銳然於有爲之初固若可喜及乎涉歷無窮之變未有不蕭然消沮者也吾嘗歎而疑之郡人林左民示余以溪漁子傳稱溪漁子事及其言論皆偉甚左民竒士因其所交以觀溪漁子之才氣有足望哉然溪漁子好爲文而不自足顧每有取於世之道者此其志異於世俗遠矣江淮間豪傑之所會蓋有得道之人焉余求之而未之遇也溪漁子盍求而見之乎苟有得於其言則左民之所稱者皆溪漁子

之粗也余必預聞之

題陳節婦傳後

世之記事者務取詭特奇異之行以駭人視聽而於守常蹈義者則棄而不錄故史氏所書節婦孝女非赴淵投崖則斷髮刲股吾甚惑之所貴乎善行者以其當乎義而可法也苟吾之義無愧於天下則亦奚用夫異俗駭世過爲難能之事乎有意乎爲異者未必不入於利不知仁義之可慕而自勉于仁義斯其於善也篤矣余觀王紀善璞及鄭僉事士元所傳陳節婦應氏事蓋節婦年十七歸陳甫一年生子三月而夫亡利誘而勢迫之者盈耳凝然不爲之變劬躬畢志以事舅姑陳氏之宗卒賴以不墜未嘗赴淵投崖而人稱其節未嘗割股斷髮而舅姑安其養方其自脩於閨闈之內寧知節義之名爲足慕哉無所慕於外而勉於爲善此節婦之行所以爲美惜夫有司不言於朝不獲書列史氏之籍然其孤好學飭行圖顯先德將必有立於世他日使人謂陳氏爲有子而節婦行義因之以章則可以駭人視聽者在此而不在彼矣何患其無傳耶

題鄭叔致字辭後

古者制名之義不一而莫病於近代爲其慕乎美稱也夫人之有名將終身以之苟著爲學之方使之顧名思義豈非善名之者乎世之爲父師者徃徃以臯瓊益稷丘轍回路加於無知之兒其名則聖賢也求其德則庸豎賤夫也不亦妄且誕歟是謂之不知其父師之道也若吾友浦陽鄭叔致則不然叔致之生也其父取大學格物之義名之曰格及冠其師太史公復以叔致字之而視之以辭欲其用心於致知之學也嗚呼是不亦善爲父師也乎夫人之通患不患於不能行而嘗患於不知不先致知雖有出世拔倫之材亦不免冥行謬作之弊能窮天下之理盡萬物之情一旦措之於事業則沛然而有餘發之爲文章則浩然而無涯蓄之以爲德行則從容而中道矣古聖賢之學必以知爲先也而叔致可不務乎物之理不可以數計而欲知之也盖有要焉操至靜之器以應乎羣動以索乎冊書察之於天地之際驗之於倫理之間譬諸破竹焉既得函刃之地一節之後將豁然矣知既盡而於聖賢之學無得者吾不信也叔致生禮義之家重之以美質耳目之接無非知也舉足動容於堂序之間推而達之無非可行也而太史公

又甚愛之其於學不既得矣乎予復爲是言者予與叔致友以忠告者友也雖然叔致奚俟予言哉

題宋舍人篆書

篆書以清圓勁拔爲高秦唐二李皆以是名世其用心至矣自江南徐鼎臣始變而肥已稍遠於古然能不失其意故論者尚之近代趙魏公子昂愛鼎臣書所作大小篆多類鼎臣由是學者翕然效之甚至彭亨灑俗如脂豕然不知魏公天資高邁故所書自過於人俗子輩塵胸陋質欲逐其迹無怪其謬也金華宋君仲珩病古學之不振學大小篆匪二李不師其用心甚久故所作駸駸逼真此王荆公刻漏銘爲李思問書亦其一也嗚呼古人不可見矣欲識其遺意者尚於宋君觀之

卷之十八

三

題宋舍人草書千字文後

近代能草書者吳興趙公子昂公所敬者爲鮮于公伯幾稍後得名者爲康里公子山吾嘗評趙公草書如程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毫髮出法度外故動無遺失鮮于公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康里公如鸞雛出巢神彩可愛而頡頏未熟雖俱得重名而趙公高矣繼三公而作者金華宋仲珩草書如



天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澗渡險不動氣力雖若不可蹤蹟而馳驟必合程矩直可凌跨鮮于康里使趙公見之必有起予之歎此卷千字文乃仲珩爲李君思問書者尤渾雄可喜仲珩今之古人也思問勿易視之

題宋仲珩草書自作詩

近代善書尤著者稱吳興趙文敏公及康里子山文敏妙在其行奕奕得晉人氣度所乏者格力不展子山善懸腕行草逸邁可喜所缺者沈著不足金華宋君仲珩兼得二公之妙而加以俊放如天驥奔行不

卷之十八

十四

躡故步而意氣閑美有蹴踏凡馬之勢當今推爲第一  
一 乃余在金華時自京師書其

所作詩寄余者詩與書皆翩然有塵外意誠希世奇玩也

題周氏文後

知人天下之至難由人之言以觀人至難之尤也人之平居非察其所守不足知其志非試其臨事不足知其才才志得矣非考其終身不足以知其德此人未易知者爲然也士之寬裕有容者譽人多過其實刻厲疾惡者取人多喪其真自非誠明公溥之士其

予奪褒貶未必可信則察言之際豈易乎哉吾友方君其介潔不妄有所稱而王君脩德確然守正不爲詭隨之行苟非其人雖其親愛不以片言許也今於周君友文俱言其美若出一口然夫以方君之言雖微王君猶信也王君之言雖微方君猶可也而二君交贊之皆以爲難能則周君之善烏可誣也哉昔余與周君遊先於二君而周君之來吾鄉二君知之者詳於余古道之不復也久矣余於周君喜二君之公於取人也既爲之書復繫其說使人知予爲之書者非私乎周君蓋猶二君之意也

卷之六

五

題王氏述訓後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爲陳相再變而爲逢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爲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哉予過梁宋間觀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爲述訓歷紀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耻而感慕也哉

題劉養浩所製本朝鏡歌後

文章之用明道紀事二者而已明道之文非有得於斯道者雖工而不傳紀事者不得豐功偉德可以聳

懽衆庶耳目者而書之亦不足取尚於後世故士未  
足以明道則博求當世非常可喜之事而述焉亦文  
之美者也西漢文士最衆尤傑然者賈生董仲舒其  
才未必遷固之下然後世傳而誦之者必遷固之文  
而賈董不若焉賈董不得紀天下大事而遷固爲史  
也今天子起布衣除羣雉十餘年統一四海與漢  
高祖無異吾太史公以閎博竒偉之文居遷固之任  
爲士者莫不慕之公之門人金華劉君養浩亦奮然  
自喜以爲此難遇之時不可漫無所述乃考徵征伐  
之次第爲鏡歌十二篇以宣敷國家之功烈其事信

其辭竒其取尚於世可必也嗟乎養浩於斯文可謂  
有志矣昔之人居史氏之位而不脩其職者甚衆今  
養浩未嘗得位於時而遇事感發輒有所作使假之  
以位遺功遺德未盡紀載者庶乎有所託哉余少竊  
妄志述者之事勢孤行獨無宗族親黨之譽而不聞  
于人而不得賢人君子爲之美故往往顧以怠惰而  
未能然斯文之有益於世者不止若此而已也願與  
養浩加勉焉

題黃東谷詩後

昔人謂詩能窮人諱窮者因不復學詩夫困折屈鬱

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一焉雖處乎崇臺廣廈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爲言語文章上之宣倫理政教之原次之述風俗江山之美下之探草木蟲魚之情性狀婦人稚子之歌謠以豁其胸中之所蘊沛然而江河流爛然而日星著怨思喜樂好惡慕歎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憚憚於區區之富貴者哉此謂之達可也雖飢寒流離夫孰可以爲窮世之人不之察幸斯湏之勢者多挾其所有以驕士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已之非果達也象山之東谷有士黃君思銘過余侯城山中其身甚約而其言甚侈其形容甚臞而其詩甚麗出其所作數千百篇爲余誦之金鐙玉戛宮鳴徵和有瓌竒纖妙之觀而無枯淡寒陋之態余雅爲之喜而君復將自此而西歷覽天台諸山以盡巖壑之勝嗟夫近時詩人如君之可貴者鮮矣君行乎世有知君詩之可貴者其亦

世之所鮮哉

書夷山臺序後

人之窮達在心志之屈伸不在貴賤貧富富貴而於道無所聞於業無可傳謂之窮可也非達也賤貧而沛然有以自樂生有以淑乎人沒有以傳諸後謂之達可也非窮也世多以隱顯賢否天下士而士亦以祿位得失爲心之欣戚勢盛則志滿而驕勢卑則志沮而陋於是士之進退皆窮矣非人能窮之也彼有以取之也吾觀四明蔣先生羈寓數千里外在尺竹伍符中而放筆爲詩組織物狀揣切人情敷揚事理浩乎其無涯燁乎其有輝味其言如素處顯位者未嘗有枯悴寒澁之態是安可謂之窮士乎士苟有自達之具天且不能窮之而况於人也哉予自京師還過夷門與先生論詩因識所感使人知窮達果在此而不在彼也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浦陽鄭氏王氏俱以義名門事傳于天下而聞于朝廷曩歲兩家爲訟者所誣王思敬甫偕鄭氏之長采苓子訴于朝 皇上重二氏之義詔勿治於是二老人驩然同歸置酒相勞苦交遊之士爲詩以述其

事二老人從而和之讀其辭尊君親上之情戴恩懷德之意藹然溢諸簡冊間何其美也人性之易感也尚矣綏之以德則驩然鼓舞而和氣生焉和聲發焉至和盈溢于宇內則風雨時萬物遂諸福畢應而治道以成觀二老人之詩當世政治之美從可想見豈特可爲鄉邦盛事而已哉

贈樓君詩卷題辭

代太史公作

洪武辛亥之歲浦江樓君直以文學用薦者赴京師有司將官之君固以疾辭歸朝之名卿顯人與君交者皆重惜其去相率爲歌詩以贊其行凡若干首君

卷之八

五九

嘗徵于序予未暇也及予致政家居以爲言予撫卷而視計其時僅越七年而其人存者聚散不常於是益知君之賢而歎斯文之不可復得也嗟夫予何敢序之哉予嘗靜觀之天地之始終如日之旦暮耳千載之間如一時耳人之生世不啻如呼吸頃耳其中離合憂喜何足較乎可以與天地並存而不朽者惟文辭而已若此卷者亦其一耳君試追思往日交遊之人聲音笑貌瞭然著於耳目間固如昨日事也欲求而見之豈復可得乎不知與夢寐何異也而余與君復云云不置何也斯理也非達性命之故者不

足以識之達性命則物齊矣君足踐利祿之場不願而辭歸其中心必有所得余非能知君獨視其詩而有所感故題之以辭

書學齋佔畢後

眉山史繩祖慶長所著學齋佔畢其論荀楊言性本於告子臯夔以刑名聲色絕世引喻有味可爲世戒於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訓與爲許謂君子懷刑乃懷思典刑而則效之大學彼爲善之當爲彼爲不善之小人皆可備解經之一說蓋篤志精思而求所自得者非特好異也然論乾坤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乃

卷之八

三

以稱物平施爲言謂三十斤爲鈞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又以孟子鈞是人也賈誼大鈞播物者實之其他談數附會曲折纏繞蔽聰可駭者頗衆甚矣乎其爲多思也至於考索經傳可喜者雖有之而謬誤亦間見焉豈所謂知者過之者邪然其異於世俗之蒙瞽拘錮於已然之成說而漫不致思者亦已遠矣况其該博於載籍索之惟恐不致蓋亦難能之士也第疑聶夷中詩二月非鬻絲之時以爲乃四月之訛則爲未當乎理夫夷中蓋以貧困細民未蚕未稼而預貸絲穀之直於人是以雖暫紓目前之苦而將來不

免飢寒之厄此非躬歷其事而深究民瘼者不能述斯言也而慶長乃不之知豈其偶未察耶抑其方銳於攻發前人之短而不知己之失邪

題聽琴軒記後

天下之事才有爲者非難知其才而用之者爲難智而能言者非難達其爲言之意者爲難是以李長吉發憤欲酹平原君而韓退之亦祭田橫以見志古人之重知己豈有所利也哉吾之所得存於心未嘗發口而彼能的然先得吾之所存固人情之所甚快也世傳伯牙絕絃於鍾子期其事有無未必然蓋以喻知己之難遇耳廬陵鍾深省以聽琴名軒蓋嫉夫知人者之少而欲以是自勉者歟今天下混同四海之才皆麗輦轂下其間豈無出類軼羣之士伏於衆人之中而無所發者乎深省號爲知人將進而用於上爨下之木有割然鳴者其尚知而取也

題積善堂記後

爲善而至於君子人之所能必也爲君子而富貴且有後非人之所能必也世之人不爲其所可必而妄意於所難必脩於身者無成則委之如當然望於天者不獲則怨且疑以理爲不足信其惑不亦甚乎人



之宜爲君子而不可爲小人出於性分之固有非爲利達而爲之也使慕利達而爲善其心已陷於小人之歸尚何暇天道之怨哉予觀顯融於斯世者多昔者質厚敦朴之士之子孫蓋斯人之爲善出於天性而未嘗知外物之可慕故有以合乎君子而得天道之祐非偶然也河南按察副使會稽徐公以積善名其堂以昭其祖考之善而推其福祿之所自且以勉其後之人夫徐公之顯由前人之積則夫後人之所憑藉者豈不在公之所爲乎公之爲人御下寬默有容而持身甚謹衆咸服之以爲君子而不自以爲才是宜爲天道之所祐者也尚於其嗣人徵之

敬題蜀王殿下來鷗亭詩後

蜀王殿下以睿哲之資性與理合發言成章而謙虛好士士有見者未嘗不歛容垂問然文辭翰墨之賜非學術器識遠過乎人者弗能致也往者講學中都臨淮訓導姚宗文特承顧遇賜以來鷗亭詩時殿下春秋十有八耳而措辭雅馴有法雖縉紳儒先莫過焉是豈特儒者之美觀哉亦可以爲聖世宗室多賢之慶矣

題許士脩詩集後

師道之重古之君子以之參乎君父之間蓋以人之  
有身非父則莫能生非君則莫能養父既生之君有  
以養之而不聞道德禮義之教雖苟生於世不若無  
生之爲愈也是以於人爲特重視夫至尊至親之恩  
靡不及焉洙泗門人視孔子猶父及既沒三年猶哭  
失聲或築室獨居而不忍去此與唐虞之世如喪考  
妣者何異自道喪俗偷倫理廢薄而師弟子之義尤  
闕生無就養之禮死無爲喪之制甚者讐疾其師乘  
勢折辱以快其忿豈皆民性之不逮古哉教者非其  
道受學者非其才故也誠使師有以爲教弟子知所

卷之十八

三十一

以爲學其有不相親愛者邪吾鄉林昇嘉猷始事吾  
友王脩德脩德良士毅然以古道自整飭後不幸徙  
家南中嫻族無一人顧恤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涕  
與訣別此其義有足多者嘉猷少予一歲輒以師禮  
事予會予教授漢中行六千里來學德業大進見之  
者莫不稱其篤行此其可與世俗弟子同語哉嘉猷  
爲予言里人王頤與其弟暎嘗師脩德之友許君士  
脩許君卒嘉猷爲集所爲詩頤暎爲購工刻于家以  
傳其待許君不以存沒少異若頤暎之於師蓋亦當  
世之所鮮也嗚呼予嘗嘆斯世不復有如古人者今

乃於閭里見之豈吾鄉之民性獨不異於古哉抑亦父兄長者之化有以習其耳目而致此也許君之詩予昔既爲之序復書其交友門人事以見許君之所教者非世俗所及而其所長非特在乎詩且以諷當時之爲弟子者使有所感發焉

跋劉氏家藏誥命後

烏傷劉氏在宋季如公亮者嘗以中奉大夫致仕而贈其父爲太中大夫亦嘗貴顯矣未越二百年而歷官行事之詳已無所考向微斯誥則子孫且無從徵之况他人乎此可見人之傳世在彼不在此中奉之昆孫剛方以學術自表著勉其所當爲而無外慕之心固知所輕重哉

題湯氏家藏賜笏記後

春秋書法至簡事之不登載者蓋甚衆而於寶玉大弓之竊獨兩書之而不厭蓋以國之傳器先世所受於君者其所繫爲至重也吳湯氏不忘其先祖爲進士於宋度宗時所受賜笏寶藏于家而求士君子以記之其亦孔子之意歟雖然笏之爲言忽也所以備忽忘且以戒人之忽也不忽則敬敬者德之本湯氏子孫持不忽之心以守此笏雖百世可也不然國家

天下大器以忽而失之者多矣况一笏乎

書李質夫序後

名號者已之所命以別乎人苟未極其美人未必非笑之也而名號者常務極其美焉聲譽者已之所致以彰其身一有所不至則人將訾謗之矣而爲士者未嘗脩其可以致名譽之道是之謂忘其所宜爲而先其所當後古之君子弗爲是焉名號與聲譽俱美者稱也二者相戾者愧也恐其相戾而勉焉以稱其名號者不亦善於自脩者乎善於自脩者君子取之章貢李君仲文常從事於儀曹覩制作文爲之盛因

卷之十八

三五

自號曰質夫其意有慕古反始之美及來仕于吾郡慨然以矯浮薄復質厚爲職蓋欲推其所慕以同諸人也天下之理莫善於可繼莫不善於使人無以加文者周之所尚聖人非處其薄也然質之甚猶可繼之以文文而至於盛則無以復加矣故必反之於質而後可由質而之文猶繪於素雕於櫟順乎其不難也反而復之質非盡澆濯剷除之何由復其始乎而李君乃欲舉而復之其志既美而其事甚難也雖然已不由而強人之從於事爲難已由之而化人之從非果難也士固有居乎閭里而化民成俗者况居位

者乎李君苟能因是號也思其義而身由之機巧之  
去而醇厚之用椎魯之尚而矯飾之遺行成乎躬而  
聞乎世東南之民他日有耻浮薄而勉爲忠樸者其  
李君之化也夫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程

卷之六

府學生陳鎮葉琰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戴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恩光牟汝鈞校對

